袁崇焕被皇太极“逗”了一回

8

历史天空

砍柴人 著
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本套书推演了努尔哈赤囚弟、杀子;皇太极构陷兄长、逼母殉葬、计除四大贝勒;多尔衮险境求生存、让位不让权、剪除政敌;顺治清洗都察院、清算旧账、调查腐败大案;康熙夺权、平定三藩、平衡两党、调和九子之争;雍正暗地经营,弱势胜出,整顿残局等历史事件。作者以立体还原的手法,力争内容详实逼真;以无爱无恨无立场的原则,合情合理地阐述这段历史中每个人的成败得失。

[上期回顾]

多尔衮虽然年幼,但父亲勇敢、母亲智慧的基因却毫无遗漏地遗传给了他。作为弱势群体的多尔衮意识到,要想在圈子里站稳脚跟,就必须顺从皇太极。果然不久便得到重用。

皇太极和袁崇焕都想以议和为幌子,进而争取时间,壮大自己。但是两个人都清楚,谁都没有真正讲和的诚意。于是,在谈判桌上,双方展开了拉锯、消磨战。

首先,皇太极为了表示议和的诚意,给明政府写了很多封书信。在信中,他一改往日的狂妄,取消过激言辞,承认自己是大明的属国,表示愿意去帝号改汗号,结尾也不以自己的年号结束等。

皇太极在“和礼”上,狮子大开口,要求明政府首付后金政府:黄金10万两、白银100万两、绸缎100万匹、棉布500万匹。后金政府的首付仅为:东珠10颗、貂皮1000张、人参1000斤。

如果明政府答应此条件,两国便确定疆界,各自治理,互不干涉内政。

袁崇焕击败努尔哈赤、皇太极两次进攻,为明政府赚足面子,累计升迁,已经成为负责山海关内外防务的一把手。虽然他的官职不小,但是大明王朝就像一家国企,办任何事都要层层申请。后金就像私企,老板一句话,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这样,就导致袁崇焕在谈判桌上非常被动。

反正两家都没有诚意和谈。谈,都是做给对方老百姓看的,想打仗,又不想承担发起战争的责任。即使在谈判桌上谈,暗地里双方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,什么都不耽误。两家在谈判桌上开始玩文字游戏,各说各的理,没理也得声高。

1627年2月,袁崇焕又被起用,7月,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,商讨对付后金的相关事宜。崇祯一心想搞点政绩,决心重用袁崇焕,所有条件,不打任何折扣地全部答应,把袁崇焕架到任上。

袁崇焕上任,采取两种措施,一是安抚从众哗变的士兵,答应及时发饷;二是采取强硬手段,逮捕鼓惑闹事的带头人15名,闹市斩首。这样,他迅速平息兵乱,稳定了军心。

在山海关外,虽然袁崇焕是一把手,大权独揽,但是,缺人少物是不争的事实。他为了在五年内兑现他的诺言,不顾包括崇祯在内的多人反对,坚持议和,为他实现目标争取时间。

可是,毛文龙却不配合,时不时地骚扰后金领地。皇太极也拿毛文龙跟袁崇焕说事,说:你们要有诚意讲和,就拿毛文龙的人头证明。在袁崇焕看来,毛文龙属于阉党圈子里的人,他难以驾驭。阉党虽灭,毛文龙却贼心不死,基本无法合作。现在,他要与皇太极讲和,毛文龙又出来捣乱,坏他五年大计。这个毛文龙,的确到了不得不除的地步。

出于和谈和树立权威的需要,袁崇焕认为,必须马上对毛文龙下手。怎么杀毛文龙呢?有两个办法可供袁崇焕选择。

一、引诱毛文龙到宁远来。只要他敢来,万无一失。但是,毛文龙来不来,袁崇焕拿不准。即使他来了,杀了他,其属下的人肯定不服,弄不好要发生兵变。他远在宁远,根本控制不了局面。

二、袁崇焕带人到皮岛去。因为皮岛是毛文龙的地盘,他不会对新任领导设防。只要抓住机会,拿下毛文龙,公开宣布毛文龙的罪状,让他属下意识到,他们的主帅的确罪不可赦,然后让适当的人选接替,就不会出大乱子。但是,能不能拿下毛文龙,是个关键。

袁崇焕想来想去,觉得去皮岛杀毛文龙才是上策。于是,他设计出先麻痹、趁其不备再动手的杀人方案。

在袁崇焕杀死毛文龙1个月之后,就意识到他杀错人了。三个月之后,他就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唇亡齿寒。毛文龙被杀之后,岛上的兵将失去了主心骨,军营中谣言四起,人心涣散。毛大帅为了大明,坚持敌后抗战八年,结果被杀,这让很多人感到很寒心,觉得对袁崇焕不能有指望,对大明更不能寄托希望。大明圈子如此混乱,没希望,那就投奔后金。后来,毛文龙手下的大将孔有德、尚可喜等人,率兵投奔了皇太极。不愿投奔后金政府的,也都跑到山东去了。

就这样,一个牵制后金政府八年之久的敌后根据地,因为袁崇焕一个弱智的行为,在一个月之内,便自动消失了。对后金口服心不服的朝鲜政府也投入了皇太极的怀抱。

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之后,皇太极便派出岳托、阿巴泰、硕托带领3000人马,攻打锦州、杏山等地,摧毁锦州、高桥、杏山三城及十三站以东敌台21座,杀守台兵30人,抢掠人口、牲畜无数。

袁崇焕见皇太极跟他搞和谈,纯属“逗你玩儿”,他杀了毛文龙,等于解散了他的敌后根据地,让皇太极毫无顾忌地对付他,肠子都悔青了。

一个圈子里的人,犹如一个林子里的动物,缺谁少谁都不能和谐。兔子恨老虎,因为老虎总是要兔子的命。但是,兔子不能希望老虎死绝了,因为老虎在吃兔子的同时,也吃狼。老虎不在,狼会更多,狼吃兔子,远比老虎厉害得多。

皇太极非常惦记大明圈子里的人口和财富,但是想进关,就得先过袁崇焕这一关。这一关,暂时还真过不去,愁啊。不过,皇太极不是一条道跑到黑的人,发现山海关不是不能过,有过的办法,那就是绕过去。

要想绕过山海关,就得经过蒙古属地。

1628年9月3日,皇太极派人联系已经归附后金的蒙古科尔沁部落各贝勒、喀喇沁部塔布囊、敖汉、奈曼及喀尔喀部各贝勒,命他们各带本部落的精兵良将,到指定地点集合,组成联合部队,征讨不老实的察哈尔。

皇太极觉得,在圈子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,斗智远大于斗勇。于是,他就利用大汗的便利条件,提出成立一个“文馆”,主要负责翻译汉文书籍,注记政事。皇太极提出这个建议,三大贝勒觉得皇太极弄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落魄文人搞这个东西,完全是搞政绩形象工程,对他们的利益无害。于是,全票通过。

文馆成立之后,分为二办,一办由达海及刚林、苏明、顾尔马珲、托布戚翻译汉文书籍;另一办由库尔缠、吴巴升、查素喀、胡球、詹霸记注国家政要。达海为文馆总领袖,长期从事文馆工作。

皇太极把这些人摆在明处,是给他的对手看的,暗地里却选拔精明练达的汉族降官、在努尔哈赤时代幸存下来的汉族知识分子。主要成员是:范文程、宁完我、鲍承先、高鸿中、罗锦秀、张存仁、马光远、石廷柱等。

这些人都是标准的封建文人,接受过“学会文武艺,货卖帝王家”的思想教育。皇太极高人一等,发现了这些人身上巨大的能量。在他们落魄之时,以伯乐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,送给他们一个舞台。这些人对皇太极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,暗下决心,誓死捍卫知音的利益。

老百姓有两怕:一怕当官没文化,二怕流氓有文化。

皇太极以蒙古人为向导,从后面偷袭北京。皇太极的八旗军和蒙古两旗兵,一路上烧杀抢掠,吃得沟满槽平。到北京城下之后,在北土城关之东扎营。两翼骑兵,在东北扎营。扎营之后,杀猪宰羊,吃饱喝足,准备向饿着肚子的袁军开战。

要想打败明政府,这个袁崇焕不能不除。怎样才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呢?战场上无法解决,最起码暂时解决不了。怎么办?皇太极一筹莫展。

李奇破例开始洗桑拿、藏私房钱

7

家庭婚姻

郑勇 著

华文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这是一个男人写的偏男性化视角的婚恋小说,把男人对婚姻的反思表现得很透彻。一开始,女人年轻貌美,人见人爱,在家里也就颐指气使说一不二;她的丈夫,毛头小子,一无所有,当然要小心伺候,唯恐惹怒了红颜。渐渐地,女人年老色衰,男人事业渐成,家中地位逆转:女人想保住自己的婚姻,男人却在外面拥玉偎香;甚至一纸休妻,明媒另娶!作者意在对这种普遍的婚姻现状进行反思,给自己也给读者敲一敲警钟。

[上期回顾]

李奇进修前偷偷搞大了王艳的肚子。等进修回来,李奇就双喜临门了,一是当爸爸了,王艳生了个大胖儿子;二是升为骨科副主任了。

王艳因为身材走样,不顾自己还在奶孩子,开始节食减肥。奶水不够,孩子饿得哇哇哭,李奇却不敢说什么。经过上次的教训,他知道自己还没有和王艳“叫板”的实力。小孩不吃母乳,抵抗力低,三天两头感冒。李奇托朋友买回了美国婴儿奶粉,但还是没用。

李奇当上了科室副主任,事情一大堆,王艳却完全把孩子推给了他:“你是医生嘛!”常常是李奇做手术做到夜里一两点,回来又遇到儿子发烧,赶紧抱着儿子到医院打点滴,一整夜抱着儿子合不上眼。那一两年,李奇过得比什么时候都苦,给折腾得瘦了十多斤。

有了孩子会增加家里的开销,王艳却不顾这些,她跟着李奇穷了这么久,她陪着、敲打着李奇,好不容易熬出了头,能不好好享受一下“胜利果实”吗?意识到自己的青春正在远去,王艳花了许多时间和金钱去买衣服,美容塑形。没时间带孩子,王艳就要求李奇请一个保姆。为了将来儿子上幼儿园好接送,王艳又要求李奇买了一辆汽车……开销成倍增长,李奇急得头都大成了西瓜。

李奇很着急,王艳却越来越感到满意。他们成了人人称羡的模范家庭,人们开始当面或是背地里夸奖:你看人家王艳当年眼光多好,多独到,选中了李奇这个“潜力股”……王艳听了这些话得意地抿着嘴笑!王艳对丈夫和儿子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丈夫成了成功人士不说,儿子也长得讨人喜欢又聪明,成了她又一个炫耀的资本。她越来越喜欢和儿子呆在一起,家庭成为她生活的重心。周围的人都惊异于王艳一下子由时髦女郎变成贤妻良母的巨大变化。

“黑人王” 王成突然找上了李奇。此时的“黑人王”皮肤已经由黑转白,倒是原本雪白的牙齿,给烟酒熏得又黄又黑,原本干瘦的身子膨胀了整整一倍,像是发酵过的馒头。

王成在本市最高档的“子规园”订好了一个包间,一定要请李奇喝酒。李奇接受这样“高规格”的请客还是第一次,不免有些飘飘然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叙旧。原来,当初进修的那一批医生回去后大多混得不错,也为王成带来了大笔生意,王成现在恐怕已经有了几百万身家。李奇这才明白王成当年在进修医生身上花功夫的真意——他哪里是傻,他才是真正的“目光远大”“聪明绝顶”呢!

酒酣耳热之际,王成拍着李奇的肩膀,再次提出和骨科合作的建议。李奇无奈地说:“不是我不想——情况我以前也和你讲过了:现在科室里完全由老武做主。最关键的是,我们市里的医院,全都用王副市长他侄儿公司的器械——”

王成一边摆手一边摇头,神秘地说:“我告诉你,现在情况不同了!”王成还是压低了声音告诉李奇王副市长被抓的消息,李奇半信半疑。王成却相当自信,他舒服地靠在椅背上,说:“不瞒你说,现在我基本上不跑业务了,有什么事儿都让我手下去做,实在不行的才打个电话。我之所以今天亲自来找你,完全是冲着你这个朋友……”

王成说到这里,又凑近李奇:“别人给了你们主任多少优惠,我比他多给——至于兄弟你,你们主任有多少,你就有多少。冲着你这个朋友,我就是亏本做这生意也痛快!”

李奇当然不会相信王成会“亏本”做什么生意,不过王成破例多给自己一点倒是有可能的。这令他十分心动。当上副主任后,李奇才知道,除了分给其他医生,器械商会专门拿出一部分十分可观的提成来孝敬武主任。李奇对此十分眼热,但武主任离退休还早着呢,李奇只有干着急。虽然借姨父的势,挤下武主任也不是不可能,但李奇却不愿意坏了名声。现在看到不用等到武主任退休,自己就能获得和他相同的待遇,李奇心中自然欢喜!

不过,这欢喜要建立在一个前提上:副市长倒台的消息要真实才行!

李奇回到家的时候,王艳已经睡下了。李奇没有立刻进卧室,而是先去洗了个澡,又一遍又一遍地漱口,闻闻身上的酒味已经去了一大半,这才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进了卧室。王艳对李奇的晚归有些生气。她今天本就有些不舒服,为了照顾小孩更是搞得筋疲力尽。听见李奇进门的声音,她赶紧关了灯,背向里面睡下,准备不理他。

李奇遇到今天晚上这么“刺激”的事情(可以发财,当然刺激),又喝了很多酒,他实在是太兴奋了,很想和王艳“那个”一下。他很小心很温柔地把王艳扳了过来,王艳闻到他身上残存的酒气,气呼呼地推开了他,侧过身子继续“睡觉”。李奇忘乎所以,又兴致勃勃地伸出手去,想把王艳再扳过来。这样一来王艳火了,甩开他的手,怒气冲天气势夺人地历数起李奇今天晚上的种种罪状:回家迟、滥喝酒、耽误别人休息、自私、只顾自己……她的声音越来越高。

随着自己地位的提高,李奇本就对王艳的颐指气使感到不满,今天王成又嘲笑了他怕老婆,更令他心头恼火。于是,李奇也生气了,侧过身子,第一次没去听王艳的“批评教诲”。王艳气得杏眼圆瞪柳眉倒竖,把陈年旧事像抖箱底一样抖了出来,数落了很久,李奇却是一言不发。

第二天一早,李奇就走了。王艳醒来没见到人,火发不出,只能生生憋回去。她本想让当年在咖啡馆的事情重演,让李奇再像那时一样苦苦哀求自己回去。谁知道一进咖啡馆,就有了一种很陌生而不自在的感觉。正当此时,保姆打来了电话,说孩子没见到妈妈正哭呢!王艳顾不得准备惩罚李奇的初衷,拦了一辆出租车就直奔家而去。

与此同时,李奇正和王成以及武主任,在子规园的包间里把酒言欢,共商大事。

早上李奇刚到科室,就听到了王副市长被抓的事。他的侄儿程兴——也就是他们引进医疗器械那家公司的老总,吴月娟的老公,也被警察给带走了。李奇赶紧躲到值班室给王成打了一个电话。

王成得意地说:“怎么样,信了吧?”李奇高兴地说:“信了,信了!我晚上把武主任约出来,你定个地方。”武主任一开始说什么也不松口要他们的器械,他硬是东拉西扯好说歹说才慢慢把武主任给劝服了,同意用两件他们的产品试试。于是,杯残席散,皆大欢喜。

吃完饭,王成又把李奇和武主任拉到了桑拿房。李奇一看,心里猛跳起来,凑到王成耳边,小声说:“我还是不去了……” 王成也小声地说:“洗洗桑拿算什么?你怕老婆就怕成这样了?”王成这样一说就把李奇的胆量给逼出来了,想想昨晚上的事,想想以前的事,他觉得自己太让着王艳了。再者,今天主要是陪武主任,李奇看到武主任并没有要走的意思,把心一横,同意留下来。

李奇回到家,付计程车钱的时候,才发现兜里多了一个装着满满人民币的信封。王成这么大方,令李奇心里一阵狂跳。走到家门口,李奇犹豫了起来,慢慢停住了脚步:以前,他的每一笔收入都要分文不少地交给王艳,自己有大的花费,还要再向她伸手要,她要是不高兴,可能还会不给他。今天摸着这厚厚一叠钞票,李奇动心了,他把钱掏出来,小心地放进里面的衬衣口袋里,把衣服抚平,这才用钥匙开了门。